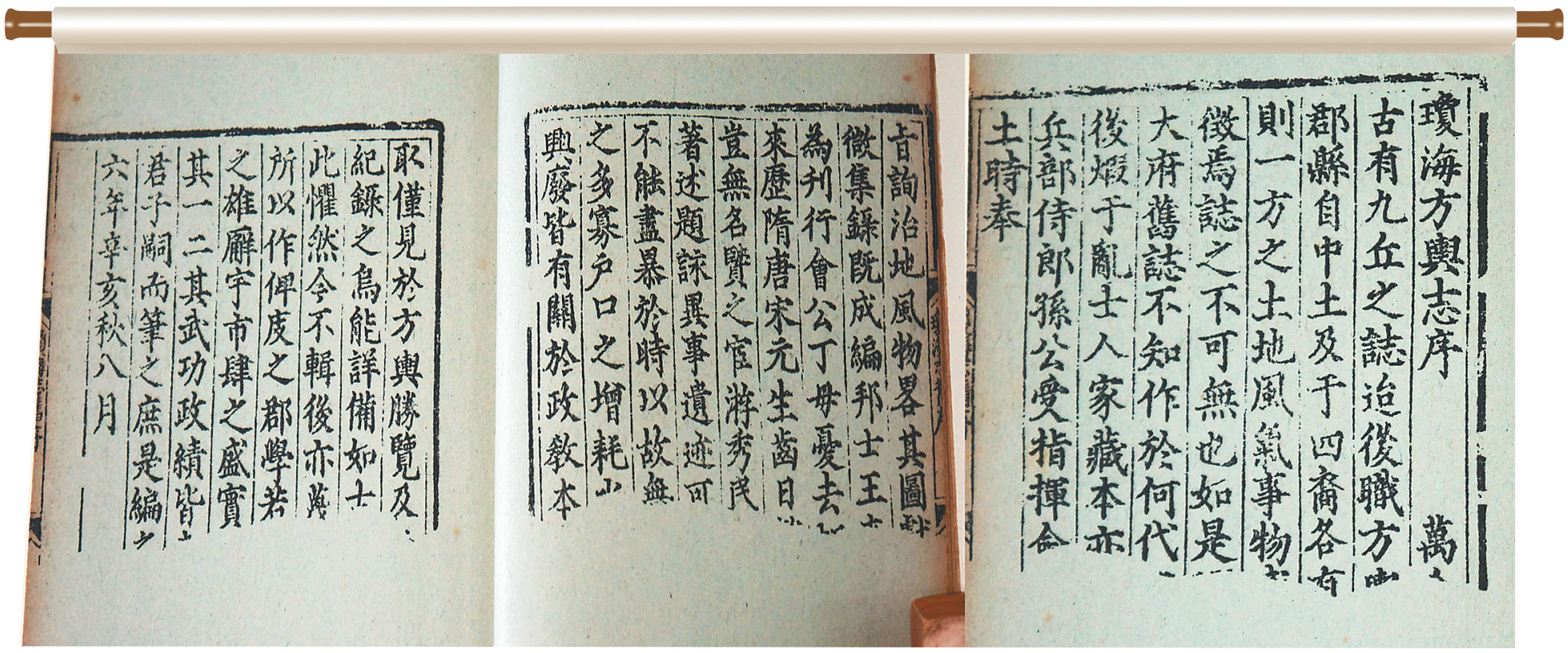
2023年5月14日 星期日
值班主任：张一强 主编：陈耿 美编：许丽 检校：张媚 王赛
海南日报



瓊海方輿志序　萬

古有九丘之誌迨後職方曲郡縣自中土及于四裔各有則一方之土地風氣事物微焉誌之不可無也如是大府舊誌不知作於何代後煅于亂士人家藏本亦兵部侍郎孫公受指揮金土時奉

旨詢治地風物畧其圖籍徵集錄既成編邦士王君為刊行會公丁母憂去來歷隋唐宋元生齒日繁豈無名賢之宦游秀民著述題詠異事遺迹可不能盡暴於時以故無之多寡戶口之增耗興廢皆有關於政教本取僅見於方輿勝覽及紀錄之烏能詳備如此懼然今不輯後亦莫所以作俾庚之郡學若之雄廨宇市肆之盛實其一二其武功政績皆君子嗣而筆之庶是編六年辛亥秋八月

正德《琼台志》原版卷首的《琼海方舆志序》页面。　何以端 提供

W 笔砚清玩

芙蓉映鸳鸯 赏瓶醉醪香

■ 陈子晗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一件元青花莲池鸳鸯纹玉壶春瓶，此器口径9厘米，底径9.3厘米，高30.9厘米，口沿呈喇叭状，细长颈，溜肩，垂鼓腹，圈足略微外撇，内口沿绘卷草纹一周，颈部以回纹为界，上绘蕉叶纹，下绘变体覆莲纹，内填卷叶莲纹。

这件藏品主体纹饰为两组样式相同的莲池鸳鸯纹，以一株莲花作为中心，莲花根茎部有水波，茎高出水面，莲叶大而舒展，衬托着形态不同的数朵莲花，有的含苞待放，有的已是盛开，花草繁盛，多姿娇媚。莲花两侧一对鸳鸯相向而游，相互对望。鸳鸯下以青花线条表示游动而生涟漪水波，活灵活现。主体纹饰上下分别以卷草纹和钱纹作为边饰。近底处绘变体仰莲纹，内绘卷云纹。此器为典型的玉壶春瓶样式。由于是出水瓷器，所以釉面因海水的冲刷腐蚀，呈现出特有的磨砂质感。

玉壶春瓶是我国传统的瓶式之一，以佛教中的净瓶为原型。最初是一种装酒的实用器具，后来逐渐演变为观赏性的陈设瓷。而关于玉壶春瓶名称的由来，有学者认为是源于唐代诗人司空图的作品《诗品·典雅》，其中“玉壶买春，赏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一句，明确记载了“玉壶买春”四字。“买春”一词最早出现于唐代，本义是买酒的意思。而“玉壶”，则可能是诗歌中的夸张手法，指玉制的壶或是指如玉一般的青瓷壶。所以“玉壶买春”翻译过来就是用玉壶或瓷壶买酒的意思，后世可能据此以“玉壶春”代指装酒的器具。现在我们所说的玉壶春瓶定型于北宋时期，宋代风格纤瘦轻盈，而元代则承袭了宋代的形制，圈足外撇，体形清秀瘦长，此外还创烧了八棱形的玉壶春瓶，对后世玉壶春瓶的制作有着深远影响。

此件玉壶春瓶上的莲池鸳鸯纹，也可叫作“满池娇”。“满池娇”一词，最早出现于南宋《梦粱录》的记载：“挑纱荷花满池娇背心儿。”而元代柯九思的《宫词》中写：“观莲太液泛兰桡，翡翠鸳鸯戏碧苕。说与小娃牢记取，御衫绣作满池娇。”柯氏自注称天历年间御衣多为池塘小景，名曰“满池娇”，也就是说元文宗的御衣上也会绣“满池娇”图案。

此类意象，在元人的诗词、绘画中常见，也同样常见于瓷器装饰上，其主要元素为莲和鸳鸯。莲花是受佛教影响产生的纹饰，自唐以来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工艺品中，到了元代仍占有重要地位，象征着“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君子形象，而鸳鸯纹自古就是我国常见的装饰纹样，被古人视为爱情的象征，通常成对出现。莲池与鸳鸯的搭配充满情趣，富有意境，不仅画面充满美感，更具有美好的寓意。这使得莲池鸳鸯纹逐渐形成固定的模式，在元代大为流行，成为元青花典型纹样，主要于碗、盘、瓶等器物上，寄托了古人对生活的美好向往。

元青花莲池鸳鸯纹玉壶春瓶。　陈晓静 摄

在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众多出水文物中，出水元青花瓷占有一定比重，但以小件器物及标本残件居多，而馆藏较为完整的元青花玉壶春瓶只有4件，其中的元青花莲池鸳鸯纹玉壶春瓶，器型最大，保存最好。胎体细腻洁白，造型规整优美，线条流畅自然。纹饰共分八层，画面主次分明，鸳鸯栩栩如生，青花浓淡相宜。多层纹饰的组合将元代青花装饰的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极富艺术美感和审美价值。

此瓶为南海海域出水，应为元代景德镇窑所烧，经海上丝绸之路，销往东南亚等地。

海上丝绸之路自汉代基本成型以来，至宋代已非常发达，元代国家版图扩张，增加了对海外世界的了解，提升了航海和造船技术，非常重视海外贸易，不仅在各港口设置市舶司，对海外贸易进行管理，还出资设立“官本船”，依靠国家资本出海运营。凡此种种，使得元代的海外贸易进入了鼎盛时期，瓷器也逐渐成为主要出口货物。

这件元青花莲池鸳鸯纹玉壶春瓶，丰富了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实物资料，印证了当时海上贸易之繁盛，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W 史志琼崖

奇甸 奇人 奇书

蔡微和《琼海方舆志》

■ 何以端

现存最早的海南地方志是正德末（1521年）刊行的《琼台志》，宁波天一阁孤本，极其珍贵，这是海南历史文化的极致遗存。

然而，对这部奇书的研究尚待深入开展。史乘不是小说，每一笔都必须有依据，“创作”毫无价值。司马迁的《史记》不知考据了多少古籍，史志须代代传承，一旦遗落，链条中断，后世将再难寻回。

奇甸奇书 环环相扣

《琼台志》以唐胄一人之力数月能成，是由于享有巨大传承底蕴。

该志所依据的全岛性地方志主要有四：一是佚名编撰、永乐十六年（1418年）刊行的永乐《琼州府志》（又称《永乐志》）；二是蔡微编撰、宣德六年（1431年）刊行的第三版《琼海方舆志》（又称《方舆志》）；三是刘预主撰、成化十四年（1478年）刊行的成化《琼州府志》（又称《成化志》或《刘志》）；四是王佐所撰、不早于弘治甲子（1504年）成书的五卷未刊本《琼台外记》（又称《外纪》）。

它们都各自不同程度地传承了更早的史料。

唐胄本人实地采访有限，却善于搜寻，善于取舍，是位集大成者。

四部前志中，编撰年代遥遥领先、对后志影响甚大、唐胄引用也最多的，是《琼海方舆志》。

人们所能知道的元代海南状况，不下八成是靠蔡微独力抢救传承下来的，对洪武一朝的事记及宋代史料的传承，蔡微也有重大贡献。可以说，蔡微是海南现存史料的第一位“太史公”。

奉旨重启 兴灭继绝

《琼台志》原版卷首，除了王佐及唐胄《序》外，尚可见三篇序文，表示它们是《琼台志》的主要史源，其一就是《琼海方舆志序》，只是每页下部均有所残缺。尽管如此，仍然为该志的编撰缘起和经过提供了重要线索：

大府旧志不知作于何代□□□□□□后煅于乱，士人家藏本亦□□□□□□兵部侍郎孙公受指挥金□□□□□□土，时奉旨询治地风物，略其图，献□□□□□□□微集录，既成篇，邦士王□□□□□□□□为刊行。会公丁母忧去，□□□□□□□□来历，隋唐宋元，生齿日（繁）……（引文据2006年海南出版社《海南地方志丛刊》版本，以下无特别说明者默认为出自该版本《琼台志》）

“大府”是元代对海南安抚司的尊称，“孙公”就是洪武二年八月率兵登岛的兵部侍郎、广东卫指挥金事孙安。从“奉旨询治地风物”可知，《琼海方舆志》是由明代海南首任军政主官奉圣旨安排采访编撰的。

序文末，缺字后剩余的落款日期是“六年辛亥秋八月”，按年号、干支兼用法，只有宣德六年（1431年）符合辛亥，上一个辛亥是洪武四年（1371年），不合，而宣德又没有十六年，所以缺字不涉及年份。

参考王佐、唐胄在《琼台志》中相关序文的意思，试将此段复原如下：

大府旧志不知作于何代，官度册籍至正后煅于乱，士人家藏本亦蠹落几尽。国初，兵部侍郎孙公受指挥金事职，率兵守阙土，时奉旨询治地风物，略其图，献呈□□。公乃命微集录，既成篇，邦士王□君慨然捐金，以为刊行。会公丁母忧去……

由于元末十余年“陈子瑚之乱”，城乡重度涂炭，连舆图、户籍等最基本的管治资料也焚毁无存，陈乾富降明时“无可献纳”，读书人家的藏书也因长期战乱，十不存一乃至百不存一。

所以，这部地方志近乎白手起家，文脉亟待抢救。兴灭继绝，千钧之重，谁能完成这个近乎不可能的任务？刚卸任的前朝海南最高学府负责人、知名宿儒蔡微，是不二之选。

蔡微系出名门，博学淡泊，具备古代卓越知识分子的诸多优点。他文才甚高，时任琼山知县李思迪评价，蔡微的文字海南无人可匹。而李思迪本人就是当时公认的国士，被贬琼山之前、之后，都在皇帝身边工作，后赐爵尚书。尽管如此，蔡微依然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孜孜不倦地抢救宋元残简，奠基明志架构。

名宦之后 劳而不仕

据《琼台志》相关记载，蔡微是名臣蔡襄之后，宋末渡琼居万州的祖辈为蔡遂孙，累代甘于淡泊，以教书育人为业，是典型的书香门第。康熙《乐会县志》载，蔡微“至正七年（1347年）任教谕”，在乐会掌教十多年，元末到郡“摄学事”。

由于古人“一生不事二朝”的气节之说，入明后蔡微即归隐不仕，但同意让自己的孙子蔡恂接受荐举，远赴山西做个不大的官，以此表明坚定拥护新朝的态度。因此，孙安登岛不久接圣旨后，立即放心地聘请蔡微主持将要“上达天听”的重大编撰工程。

从政治角度看，蔡恂出仕应在洪武二年（1369年），且至少已满16岁。按最紧凑的正常代际年龄，蔡微此时应不小于55岁，可见他出生应不晚于1314年。蔡微序言写于宣德六年，“微”为蔡微自称，必是本人，若已故由子孙辈代撰则必称“先父”“先祖”，退一步来说，即使蔡微老迈难于执笔，亦必在世，孙子才能以其本人名义完稿刊行。

由此推算，蔡微最初受命撰写方志时已年过半百，到宣德六年则达117足岁，这还是假设他39岁当爷爷、孙子又16岁出仕的紧凑算法，假如稍微放宽两年就120岁了，妥妥的琼崖寿星智者。

价值非凡 三版印行

古代印行一部书，所费不赀，但《琼海方舆志》在蔡微生前就印了三版，世所罕见。

第一版，无疑是洪武三年。因为洪武二年初，明太祖就调集人才设局编撰《元史》，次年又设局编撰《大明志书》，年底编成：“凡天下行中书省十二，府一百二十……东至海，南至琼崖，西至临洮，北至北平”（《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之五十九》），海南这部书，《大明志书》点名等着用呢。“邦士王”君肯定兑现诺言出资印行，否则六十年后的序言就不会提到他，只是，初版相对粗略。

由于《永乐大典》成书于永乐六年，那么，初版《琼海方舆志》无疑就是当时被入撰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明代海南方志。

永乐前期，该志印行第二版，有相关负责人的记载：

（琼州府推官）郭西，泰和人。由庠生……洪武己卯（即建文元年，1399年）荐升。在任十余年，公勤、廉谨、详明，政声蔼然，曾兴创郡署及校勘刊行蔡微《琼海方舆志》。

《琼海方舆志》于郭西任推官的十余年内，即15世纪最初的十余年刊行，可以确认。

该志的第三个刊版，是宣德六年（1431年）或稍后，即唐胄见到的完熟版，有序文年份确证。

前后三版，足见《琼海方舆志》是明代前期最重要的海南地方志。至于各版内容有多大差别，分别是官修还是私书，书名是否相同，就成为包裹着这部奇书的一个个谜团。

唐胄编撰《琼台志》是正德末，上距宣德六年已近90年。时间和动乱是书籍的最大杀手，而这些杀手史上从来不缺。第一大幸，是唐胄能见到大致齐全的完熟版《琼海方舆志》；第二大幸，是嘉靖间始创的“天一阁”对正德《琼台志》的成功庋藏。

唐胄本是名家，又站在前人名家的肩膀上，宜乎《琼台志》受到如此赞誉。于是，蔡微、唐胄、天一阁，三个重要节点，接通了琼崖信史较高质量的千年传递。

锲而不舍 贡献巨大

据不完全统计，《琼台志》注明引自“《琼海方舆志》”及“《方舆志》”的条文，达151处之多，远超其他各志，且门类齐全遍及诸卷，事实上的引用量又远远超过被注明的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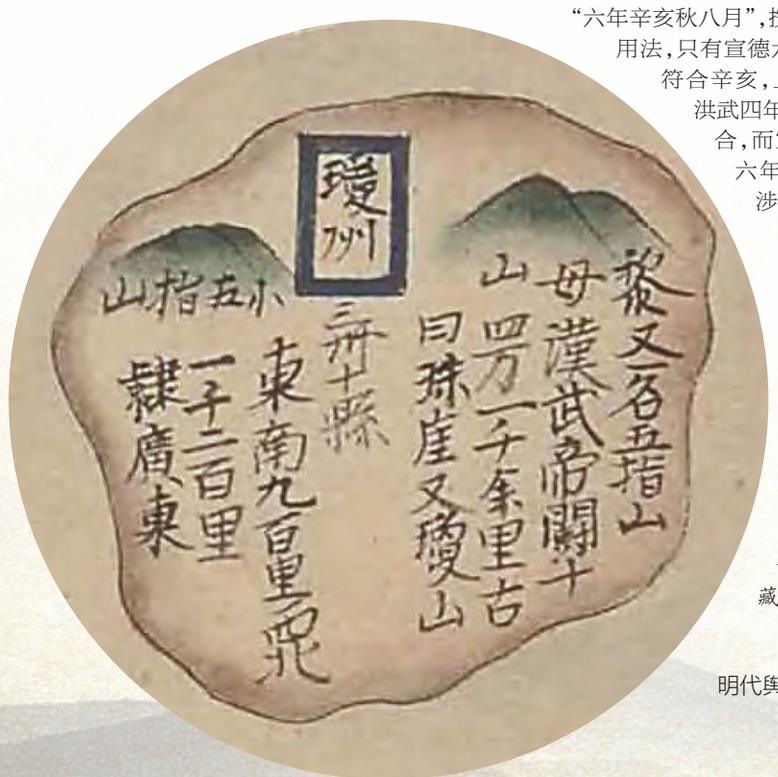
仅以“桥渡”为例，《琼台志》志所载，万州有详情的10桥、4渡，全是元代的。各条均列地点及河流走向，很多还列出始创者，但均不注出处，仅在“桥”之后列出另外八个桥名，后小字注“上八桥《方舆志》无注”。“渡”同样处理，后亦仅列“以上四渡出《方舆志》，有名无注”。可想而知，万州共18桥、8渡的26条记载，全部来自《方舆志》，其中正常的条文不注出处，不正常（缺省内容）的条文才加注，所以只出现了两条引注，显然是行文简明之故。

据查，仅桥渡类未注明的来自《方舆志》材料就有一百多条，接近注明引文的总数，全是具体建设记载。举一反三，《琼台志》实际引用《方舆志》的条文，不知凡几。具体事物中，可说元代的不下九成、洪武一朝的不下六七成，来自《方舆志》。

元代海南动乱频生，记载最缺，而且元代方志还辗转传承了宋代方志的不少内容；明代开国，创世举措多发轫于洪武一朝。《琼海方舆志》将地方掌故最脆弱的一个长环接上，这数百年的珍贵信息能劫后余生，最终出现在《琼台志》，大部分靠的是蔡微之力。

天佑海南，蔡微高寿，数十年锲而不舍，终于成就这份大功德，而后悄然退隐。

中华文明辉煌灿烂，正是靠像蔡微这样一个个先驱者的忘我奉献，得以薪火相传。



明代舆图中的海南岛及简介文字。　资料图

文史荟

投稿邮箱 382552910@qq.com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2时55分 印完：6时0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